

欽定舊五代

卷之七
五
八十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憲宗嘉之隸爲河東陰山府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祐二年追尊爲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謚爲孝安元皇

后三代祖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爲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謚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尚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謚孝平獻皇后考諱紹雍番字臬捩雞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洛二州刺史薨于任贈太傅追尊爲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謚孝元懿皇后帝卽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派陽里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

行事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倚以心腹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于鄆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于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莊宗自至甘陵兵未暉多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還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爲昭酥當時以爲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于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

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鬪行數十里逐鄆于故元城之東
是日鄆軍殺傷過半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瓌
設伏于無石山明宗爲瓌所迫帝爲後殿破梁軍五百
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于胡柳破衆
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
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
完右廣伏于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
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
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啜糒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
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

暮梁軍列于平野五六萬人爲一方陣麾遊騎以迫唐
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胄寬而羅之命左
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迨夜
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
之聲橫尸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
勝渡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于德勝渡敗其將
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套唐軍稍卻帝覩
其敵銳拔劍闢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
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
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

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卽位于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嶷然不動會後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旣而平汴水滅梁室致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勳帝與唐末帝功居其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惟明宗心知之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爲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羣議紛然以爲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爲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

于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衆明宗所
全者惟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于明宗曰猶
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
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
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
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
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
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歎
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
帝令率兵爲前鋒趨汜水關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是

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卽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未期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四百戶是月帝赴闕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旌爲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爲御營使車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

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四月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
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
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爲天
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
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于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
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
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
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
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

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
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
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惟石敬瑭康義誠
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卽奏曰臣願此行明
宗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
遷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侍臣曰雲州奏契丹
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
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其定奪卽在
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惟命明宗曰
卿爲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

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
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翼日宴于中
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
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
宗泣下霑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爲訣不復相
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
年正月閔帝卽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帝性簡儉未嘗
以聲色滋味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
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
曝粟于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鞠吏

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剗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勤于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于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及岐陽兵

亂推潞王爲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闕欲以社稷爲託閔
帝自洛陽出奔于衛相遇于途遂與閔帝廻入衛州時
閔帝左右將不利于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
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遣刺史王宏贊安置閔
帝于公舍而去尋爲潞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清
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
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軍屯于忻州
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
帝懼斬挾馬將李暉已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三年五
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啓運中正

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涵荒惑萬幾停壅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覩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頗憤憤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于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構強敵興亡之數

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爲何如

玉堂

聞話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卽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懷不軌之志久矣故託夢以惑衆也

掌書記桑維翰

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制削奪官爵卽詔晉州刺史北面招討使

張敬達領兵圍帝于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

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

遼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

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

敬瑭六月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

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聖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來降是月外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鴈門而南旌騎不絕五十里餘遼史九月丁酉入鴈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日穩審議戰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舍軍而退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